

甲辰年夏初过富阳

于德北

郁达夫故居门前

不是灰雁，沿着既定的路线迁徙，在一个地方落脚，就把屐痕留在那里。激烈的对抗，手握一枚心形的纽扣，像一方铮铮作响的印章，确定有去无回的消息。

东京的樱花祭奠不了你。

新加坡的蝴蝶无法为你煽动翅膀。

苏门答腊，海浪托起你，却无法放下。

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们，交换不了眼泪，就算所谓的天使，冷风吹散那些呜咽和哀求。一个不需要安慰的灵魂，苍劲而宁静。你是最有棱角的礁石，兀自屹立星光之下。

啊，故乡！

你书中的描写和形容——

“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，一面宽阔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里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，人们便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来。知道这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。”

还能回到这里吗？

你不是迷途的灰雁，而是一只永远在空中移动的鹰。

在富阳蒋家村的后山上

那是一条最好的路，农夫担着箩筐去山坡上的鸡舍喂鸡。毛竹摇动晨风，轻拂蛛网上晶莹的露珠。我站在那些硕大的绿影里，为自己的心弦涂上松香。这喜不自禁的令人销魂的时光啊，你本身就是明亮的清晨里的甜涩的诗行。

诗人将书稿投掷在村口的信箱里。

溪水如烈性啤酒，只在这里打了一个温柔的回旋。

蒋家村，你的卷帘门打开了，世界充满奇妙思想。

高大的祠堂集结了智慧，每一条街巷都布满流向四方的洋流。

“喂，船长，我要乘风破浪，穿山而过。”

一个孩子举起手中的旗子，金翅鸟一样赤足奔跑。

那是一条最好的路，一个妇人坐在石阶上摘菜。

她冲着我微笑，展示手中一个时代的劳动成果。青竹顺势弯腰，抖动勤劳、勇敢和欢愉，曾经的苦涩和沉重消失了，山脚下遗落的只有一浪一浪的慰藉。

蒋家村，你的后山纤尘未染。

蒋家村，谁又能将你的美随手拾走？

独坐春江第一楼

好吧！来一部歌剧，让我扮演一个角色。你的俊美不出自窃窃私语。清澈的河床上，有代价的爱皆无限微妙。汲水的轱辘转动中，芦苇分散了梦幻里的袅袅炊烟。可怜的松鼠啊，你跳跃着讪笑，丢下一片比盆地更宽广的乳酪。

我注视那棵樟树，细小的枝杈重新萌芽。这是春末夏初清亮的季节，咆哮也能成为最优美的旋律。千百个夜晚，垂钓者钓起鲜花，而那些思绪萦绕的清晨，在小径上漫步的思想者，引动蜂群，留下烟雨，留下灼灼闪烁的泪花。

江边的几把长椅，只有吟唱歌谣的人配享，而面目姣好的少女，将用茶香驱散悲情者的满面愁容。那么我呢？失眠使我痛苦，无知让我将你的热忱车载斗量。我奢望拥有这里的一把铜钥，特洛伊的木马啊，你可否赠与我这样的殊荣和奇迹？

“嘿！那人！送一个盛花的瓶子给我。”有人冲着楼上喊。

我惊悚，起身，像一个开关那样迅速而精准。

重重叠叠的影子

胡静

我斜在夜晚的沙发上，听着柴可夫斯基。窗外的路灯透进昏黄的光晕，罩着玻璃花瓶中的一丛富贵竹，枝叶的疏影映在墙上，它的情绪宁静温婉，镀着光晕，是时光中最柔和的慢板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中，沈复与友酒后夜归，月色颇佳，兰花的影子映上粉墙，别有韵致。友兴致大发，取素纸铺于墙，即就兰影。白天取出一看，虽不成画，但花叶疏落有致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娘甚是喜欢。这个被林语堂称为“中国最可爱的女人”，是懂得似与不似之间的那番情趣的。

我似乎也懂一点。不仅喜欢花影，还喜欢月光下被清风摇曳的婆娑树影，喜欢路灯射出小猫蹑手蹑脚偷食儿的影子，喜欢小狗追着自己的影子扑腾闪跃，喜欢孩子们在大树下做游戏的影子，喜欢晨曦中父亲迎着光把孩子高高举起的侧影，喜欢黄昏中老人相携而行身后长长的背影。这些影子，是光对现实生活的抚触，只显轮廓而隐蔽了面目，柔化、消隐了人生之困顿。光与影的相互致意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美和韵致。

幼年的一幅画面一直刻在心里：旧木桌上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奶奶守着油灯纺纱，如豆的火苗一耸一耸，把奶奶和车轱辘的影子投在墙上，车轱辘转啊转，奶奶的手臂摇啊摇，口中轻轻哼唱：

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我叫外婆蚕宝宝，外婆骂我小赤佬，闭拢眼睛快困觉，醒仔转来吃糕糕……

每天晚上，幼小的我都在纺车转动的影子和奶奶的吴依软语中，进入甜甜的梦乡。

或许从那时起，我就喜欢看灯光下家的影子，它们有桌子的影子，有花瓶的影子，有插在五斗柜上鸡毛掸子的影子，还有绰绰人影：母亲在灯下做手工，墙上一只巨大的胳膊在挥动，手中的针大如杵，那是一双会变魔术的手，变出无数的火柴盒、信封以及好看的衣服、舒适的鞋子；相比之下，父亲的影子就显得呆板无趣，架着眼镜，佝着腰伏在桌上，定住不动，唯有手中的笔轻轻抖动，抖出来的，永远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一篇篇文字；我们姐妹仨对着墙做

手影游戏，看墙上闪出狗、兔子、老鹰……墙上的影子随着光的变幻而变幻，忽而胖，忽而瘦，忽而长，忽而短。对着变幻的影子，我们编着有趣的故事，也编织童年的梦。

生活在水汽氤氲的江南，清晨看江上日出，喷薄而出的朝阳把江水染得赤红橙黄，成群的江鸥在光与影中掠过江水，胸膛间喷薄出一股豪情。黄昏时看湖，树、拱桥、楼房、漂泊的夕阳和燃烧的云彩，在湖中构成海市蜃楼，风一吹，湖面像一匹流光溢彩的锦缎，又像正在燃烧的五彩琉璃。月夜看流淌的河流，月亮倒映在河中，流水裹着月光向前，河面像巨大的琴弦一样，清风轻轻拂过，发出悠扬的乐声。

山没有水映衬，再巍峨峭拔也失了灵气。山峦倒映在水中，立刻润朗了。同样，树倒映在水中，更葱郁；花倒映在水中，更柔媚；桥倒映在水中，更和美。一切景物倒映在水中，便添了朦胧和灵动的美。

最喜欢看渔火倒影在水中。十年前的秋日，我和夫君去皖口。江岸疏疏落落的几户人家，渔网围成的篱笆空隙里，透出一两朵黄花，在细雨中妩媚地摇曳着，一只小渔船泊在岸边，年老的夫妇收了网进了舱，炉火映照出两个朦胧的身影，袅袅炊烟从舱口飘出，画面温馨极了。忍不住冒昧地上船，见船舱里一张长条桌上架着一口锅，雾气袅绕，一股鲜香味溢满船舱。老夫热情邀我们吃，我拉着夫君就坐下了。稍顷，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牛奶般的汤汁，老妇再端上菱角菜和辣椒酱，我们就着月光和炉火，吃着，喝着，聊着……

波心月，清辉发。老汉摇橹携我们去到江中。桨声欸乃，轻轻搅动浓稠的月夜，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。月亮碎了，老人口中琅琅：“那得共，春潮皖口扬 渡。沉吟归路，算二顷湖田，一丝钓艇，肯付绿蓑雨……”

明月悬于天空，一叶小舟飘于江水之上，我们都不说话。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恰当。水中波纹泛起，有粼粼的光，那是月的影子。



远方
李海波 摄

的衣服，可是今年毫无动静。

今年爸爸突发疾病，好几个月卧病在床，不但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，还欠下许多债。我默不作声，不再向妈妈提起六一儿童节，只把不开心藏在心里。我想告诉老师，不能参加那个节目了，因为我没有新衣服，可是又实在不甘心，上台表演节目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。

第二天就过六一了，可是妈妈还没有给我做新衣服。我最终决定，告诉老师不参加演出。老师非常惊讶，劝我不要放弃，要我等明天再做决定。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，正好看见妈妈从镇上回来。

衣服和鞋子都是妈妈刚买的，带着新布料醉人的香气和鞋子诱人的橡胶味。妈妈把她的长发剪了，卖了四十五块钱。

卖了一次头发，妈妈似乎发现了生财之道，此后头发一直养着，好几年都不剪，还嫌它长得慢。她要等收购头发的人上门来，价格好才卖。不过她的头发再也没有长到以前那么长。爸爸痊愈后，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妈妈再没卖过头发。现在，妈妈年纪越来越大，头发黑白参半，她嫌长发梳理麻烦，干脆一直剪着短发。不过，我永远记得妈妈长发及腰的样子。

妈妈曾长发及腰

谢光明

“妈妈新发型好看吗？”妈妈摸摸我的头，问。

我摇摇头。长发变成齐耳短发，我很不习惯，而且，剪得有些潦草，参差不齐，不像在理发店里修理过的那样好看。妈妈生气地拉下脸，命令我闭上眼睛。当妈妈叫我睁开眼睛，她变戏法似的，从身后拿出一件白衬衫来，高举在我头上，轻轻地抖动，诱惑着我。我跳起来抢，妈妈又叫我闭上眼睛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妈妈手里又多出一双我渴望的回力小白鞋，我高兴得尖叫起来。

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老师安排我参加一个节目，我非常高兴，一下课就跑回家，激动地把消息告诉妈妈。妈妈笑着摸摸我的头，连连夸我有出息。可是，一转身，我分明看见她一闪而过的愁容。往年六一前，妈妈早早就去镇上买来白色的确凉布料，请裁缝师傅给我做节日

